

毛詩通考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鄭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

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

本六藝論

是鄭特偶識己意非立

異也然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

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已意者須求其所以異

孔疏

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

爲毛詩學者分別觀之庶幾不

失家法

周南

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也

大戴

禮記子張問入官篇注聲言也

衝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清濁高

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

謂發言爲詩諸於五音也

箋云聲謂宮商角

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

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

疏云單出曰聲

雜比曰音此對文則別說文耳部聲音也此散文則可以通

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

中心怨之既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

君子好逑傳曰逑匹也逑卽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

義卽雅訓爾雅

釋詁

仇偶妃匹會合也傳意以淑女會合

君子有仇匹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善女能爲君子
和好衆妾之怨者也

左右流之采之芼之毛意左右皆如字讀故可無傳也箋

云左右助也則讀左右爲佐佑旣非毛義且無興意矣

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古通伏

文選行旅陸士衡詩誰謂伏事淺伏事卽

服事古可通

毛意讀服爲伏而傳例不破字

與箋有別

服思之也四

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卧而不周正

甚於此矣

陳澤陂篇輾轉伏枕意亦畧同

箋云服事也全非毛意

疏云服膺念慮

而思之亦所謂望文生義者耳

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謂得淑女則設樂待之
先言琴瑟後言鐘鼓堂上堂下之分也箋云賢女助后妃
共苻菜其情意乃與瑟琴之志同既非毛意又云共苻菜
之時樂必作并無興意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者鄭箋本也鄭以參差苻菜爲實賦其
事不作興意解故分爲五章耳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

八句乃是毛傳原本

葛覃薄汚我私傳曰私燕服也謂燕褻之服故洗滌時要

用功棲莎也

經文以私與衣對言故傳知是燕服

又曰婦人有副褱盛飾其

餘則私也此私字兼褻服與常服在內常服非近體者但

澣濯之足矣

經文私字對衣言傳文私字兼經文私與衣言則對公言也

皆與公服無

涉箋云衣謂禕衣以下至禕衣此則公服正傳所謂盛飾者豈可澣乎箋非傳意且於義未安

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箋於此無文

詩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

而得意猶不忘孝亦非有時歸甯之謂攷

國朝惠

周惕

力辨此非毛傳原文乃後人攙入者耳證

據甚詳具在所著說內

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爲昏時唐綢繆傳詳言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時標有梅及綢繆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

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承上二章而廣言之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則仍專指夫婦非毛意矣

冤置公侯干城傳箋畧同孔疏以爲毛意謂公侯以武夫自固如干城然鄭意則謂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強生分別似無謂也

公侯好仇無傳者已見於關雎傳也毛意仇匹也

迷乃仇之假借

言能爲公侯之好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已失毛意又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泥於怨耦之意益紆曲矣

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無所不包

疏云有文有武是也

箋但以

攻伐慮無爲言偏而不舉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召南

鵲巢百兩成之傳曰能成百兩之禮也此必兼迎送言箋申傳意疏強分別耳

采芣傳曰于於此以今字釋古字也儀禮

上昏禮記大射

儀注皆云今文於爲于是也詩書多用于字論語孟子多用于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予以猶言往以也旣非

毛意亦非于字本義

說文但云于於也象氣之舒亏竝不訓往

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此散文則通也大雅

思齊

雝雝在

宮肅肅在廟此對文則別也

草蟲傳曰蕨鼈也是汎言采蕨者欲得蕨

以興嫁者欲得禮

箋云

在塗而見采鼈非傳意毛以秋冬至次年正月爲昏期則

不得見采蕨者爾雅

釋草

郭注曰初生無葉又陸璣

草木疏

云蕨山菜也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滑美如葵

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毛意猶言先行禮

於宗室耳箋以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云云殊泥箋固云

凡昏事於女禮

案納吉納徵請期之類皆是非止言親迎禮女也

設几筵於戶外

矣傳曰必先禮之者亦猶箋云於女禮矣何必以辭害志
行露箋云謂二月中嫁取時也此與毛異案荀子霜降逆
女冰泮殺止毛公傳荀卿之學者故其說同毛意九月至
次年正月皆可成昏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傳意正如是至於夏小正二月
綏多士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謂男已三十女已
二十者雖昏期已過仍許其成禮耳箋失毛意

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

蓋言自朝退歸而食也

箋云退食謂

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

箋意公者事也自公者順從於

事

非毛意矣

治天職則食天祿但當稱事而食先其事而後其食耳非必以減膳爲賢

傳曰委

蛇行可從迹也

從迹與蹤跡同

謂其言動合宜無不光明可以共

見使人循其蹤跡而依倣之也

釋文引韓詩之說云公正貌

箋云委曲

自得之貌又與毛異

次章箋文與傳似同而意實異矣

標有梅傳曰標落也尙在樹者七箋云梅實尙餘七未落

文似同也而意異毛於三章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則首

章次章可推故疏云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

案女子許嫁笄謂年十五時女子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但細分則十六七比之十五爲稍衰次章

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是也

傳意以梅落與男女之年漸衰不必言昏

期鄭以二月至五月皆昏期之正故首章箋云春盛而不

嫁至夏則衰二章云此夏鄉晚三章云謂明年仲春俱以

昏期爲言傳箋各別

傳曰衾被也又曰禭禪被也則衾爲被之複者可知箋云
禭牀帳也與傳異毛意以帳當有常設者而被則或禪或
複隨其時各抱之而往也

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
爲昏期若孟春不成昏則又待至季秋後乃昏期之正鄭意
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期箋云思仲春以禮與男會與傳異矣

傳曰純束猶包之也案純不得訓爲包箋云純讀如屯傳
例不破字然其意以爲屯釋文云屯聚也箋申傳耳

傳曰一歲曰礪蓋古義相傳如此周禮夏官大司馬先鄭

注亦同箋云豕生三曰縱但據雅訓未申明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邶

綠衣箋云綠當爲祿非毛意經云綠衣黃裏卽承首句綠

衣而言綠是間色故以興妾上僭若祿衣則黑色乃五方

正色於興意無涉矣

祿衣者夫人之禮服而疏云祿兮衣兮以喻賤兮妾兮於義尤未安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

謂衣裳相連爲一也

上下同色此言衣裳

之制傳意當同又云衣黑而裳黃則破綠爲祿與傳異矣

女所治兮毛意女如字讀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則讀爲汝

俱本釋文異於傳矣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箋可通疏細分之此疏家之體耳大意無甚異

也

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本鵲巢傳將送也而言蓋謂遠行以

送之

傳曰任大爾雅釋詁文疏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

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爲任恤之任失毛意矣

終風傳曰言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有時有惠順之心而後肯來見既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故下文云

莫往莫來也

本是莫來而後莫往疏云經先言莫往者取便文也

箋云不欲見其戲

諱

鄭意謂既無順心可不必來不欲見其來而戲諱也

非毛義矣

與莫往莫來意亦稍隔

願言則寔毛意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寔踰而不行也箋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噓也是破寔爲噓既違傳義且紆曲多矣

傳曰懷傷也謂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傷心而已箋與傳異而不免紆曲

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

成軍伍之數

言其相親近也

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思志在相

存救也則破說爲悅似不如傳意之深遠矣

案文選西京賦薛注說猶

分別解說也分別解說是於數之義爲近

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今不與我伸

極其情也

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活今亦謂不能始終與我同生活也

箋云歎其

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味盡句中非傳意矣

釋文云洵韓詩作夏段懋堂以

爲此假洵爲夏也夏遠也疏云信古伸字

雄雉傳曰伊維以伊爲語助

言自遺者維是爲阻難耳

箋云伊當作繫

繫猶是也大意亦同然不免破字矣

匏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深涉之不可渡興禮法

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此亦傳

意所包括

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秋堅強不可食

箋又謂陰陽交會始可

以爲昏禮納采問名者鄭以二月至五月爲昏期二月爲春陽之中可以成昏八月爲秋陰之中可以納采問名故與傳異但不如毛義爲長

迨冰未泮毛意正月以前皆可爲昏期箋云歸妻謂請期也二月可以昏矣與傳異矣

谷風行道遲遲箋申明傳意耳

傳曰有謂富也

蓋言富有也

亡謂貧也則或有或亡是兩事也

箋云有求多

蓋言始有也

亡求有則未有而求其有既有而求

其多是一事耳非傳意也

傳曰愔養也

據釋文則養也乃與也之譌

說文

心部

愔起也興與起一

也

毛許義同

箋云驕也既非毛意亦與說文異矣

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

釋言文

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

服虔

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也

釋訓文

大意亦同疏強生分別耳

旌邛傳曰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此卽詩序之意箋以土氣緩則葛生闊節爲興意旣紆曲且於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親切矣

傳曰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是言黎寓衛之日月

以次章傳觀之可見

箋云女日數何其多也則指衛臣子之日月與傳異矣

次章

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仍是言黎寓衛日月之久與首章似自相抵牾矣

傳曰無救患恤同也卽詩序之意箋以衛臣不與諸伯之

臣同

以同字
虛說

其意寬矣

傳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衛不能救患恤同辱亾而齒
寒也其義至廣箋以衛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但就衛臣
之身言意則狹矣

傳曰充耳盛飾也是言其物箋云塞耳也是言其耳無聞
傳徵實而箋蹈空也

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量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謂
於四方而使其行在舞位是爲不用賢故刺之箋云簡擇
將且也則是擇人以備祀事於不用賢之意未切

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蓋萬是總名

商頌萬舞有奕則其名舊矣

干舞是

武舞

言干則

羽舞是文舞

言羽則

萬舞則兼文武言夏小

正二月

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則干舞亦可稱

萬春秋

宣公八年

萬入去箒則羽舞稱萬也箋以萬舞但

爲干舞似太拘

傳曰敎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言一日

之中

爲期者以日中爲期約也

箋引周禮春入學合舞則以仲春日夜

平分爲日之方中此則一春之中也而仲秋之月亦日夜

分何以別乎故知傳義爲長

泉水有懷于衛無傳案卷耳傳曰懷思此當同兩句連言

思亦無嫌也箋云懷至非傳意

疏云我有所至念於衛是混鄭意爲毛意也

傳曰聊願也卽鄭所謂親親之恩也箋云聊且畧之辭則近輕忽失傳意矣

傳曰敦厚卽前章埤益意遺加也卽前章適我意互文也箋云敦猶投擲也與遺無別非毛意矣

傳曰摧沮也較謫責也更深箋云刺譏之言仍是謫我之意似淺矣

靜女說憚女美無傳然召南

草蟲

傳說服也大雅板傳憚

說此亦當同箋說憚當作說釋云云殊紆曲矣

傳曰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以女德言與前二章相應箋云遺我以賢妃也意似淺矣

新臺蘧條不鮮傳但解蘧條者易知也小雅

夢莪

傳曰鮮

寡也寡亦少也此亦當然與下章殄絕也一例言蘧條之行不少蘧條之行不絕也箋云鮮善也既曰蘧條其不善何待言又云殄當作腆則併破字矣

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

葛覃

傳言我也此當同

疏云每有所言思此

二子則以言爲言語似失傳意謂每我思此二子則養養然箋云願念也一句中既言念又言思豈不複乎

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則以瑕爲遠也箋云瑕猶過也於行無過差既非毛意又云有何不可而不去則讀書爲曷併異毛音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鄒

牆有茨傳曰中葍內葍也案說文葍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是葍以相交爲義交積材則有深隱之意中葍之言卽是內中宣淫之言箋云謂中宮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傳意

疏語混鄭於毛

傳曰讀抽也案匡謬正俗云榘卽古抽字是以籀或作榘

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又案說文籀讀書也段懋堂云籀謂能釋其義字亦作紬紬釋其義蘊是謂讀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讀乃得其義蘊箋乃云抽猶出也

此小顏所謂抽引之義者

疏又以宣露爲言全非毛

意矣

君子偕老次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則首章象服是宜亦是以羽飾衣箋引予欲觀古人之象則是象鳥羽而畫之與毛不同傳曰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以經爲倒句

猶言如之何云子不淑也

刺之之意反觀而見箋云子服飾如是而

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則顯刺之不如毛義之深婉

矣

傳曰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云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

明故尊之以比天帝是也又云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瑱

實如天

又云元命包天之言
瑱蓋取其瑱實也

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

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云云諷刺總在言外箋云何由然
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
昏之行旣與傳異且明責之非隱刺之矣

傳曰以丹縠爲衣蓋婦人尙華飾衣服中宜有赤色故以

爲展也箋云展衣宜白是取周禮

內司服

先鄭注非毛意

也箋又以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

疏云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然闕翟

關字亦不從衣故傳不改字

傳曰美女爲媛爾雅

釋訓

文同郭注所以結好援釋文亦

云媛韓詩作援則箋謂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者亦傳所包括之意疏自生分別耳

定之方中傳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

不言時而箋云其時可知

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此申明傳意耳疏强分別之

又案左氏

莊公二十九年

傳水昏正而栽杜注謂十月定

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定星而言水者以定爲北方之宿故也

國語

周語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

案午者謂正南方也

皆以定方中爲十月疏云小雪者十月之中氣

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是也然則傳箋無異可知

疏云傳以視定

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鄭意不然云云似誤定本在北方今傳曰南視定則首二句正是記時主鄭意

也同

干旄傳曰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則三章皆以大夫食邑言

次章言在浚邑之都三章言在浚邑之城

箋浚郊之賢者云云則

是賢者在浚之郊與都城而大夫來見之與傳異

傳曰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疏謂賢者願告之以此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箋云素絲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終其意既淺又云四之者見之數也

疏云乘善馬四見於已

其

意更曲俱不及傳義之深長

愚謂傳意前四句皆就大夫言所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

四馬者是言大夫求治之殷故彼姝者子句緊相承接疏語似非毛意也

箋云以素絲纁縫組於旌旗既非毛意又云祝當作屬則併破字五之六之謂五見之六見之則亦鑿矣

載馳傳曰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大意亦同疏之體不得稍分別耳 草行曰跋者陸行卽山行必有草也

與水
行對文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衛

淇奧會弁如星傳意謂會髮之皮弁其光如星也箋則以會謂弁之縫中又謂飾之以玉狀似星

武公侯爵當貫結三采之玉七以爲

飾與傳意不同

傳曰寬能容衆綽綽也言其性情也

所包者廣箋云綽兮謂仁於

施舍

疏以施恩惠舍勞役申明之

滯於一二事非毛意矣

考槃序使賢者退而窮處案說文

穴部

窮極也周禮

大僕

注以窮爲窮窶失職蓋失職則無可爲是窮極也序意當如此箋云窮猶終也稍紆曲矣

碩人之寬無傳者邴

簡兮

傳碩人大德也此當同

寬者寬博易知

也

箋云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不言其德而言其

貌已失傳意又隱處不必饑餓何至有虛乏之色乎永

矢弗諼是不忘其考槃在澗

無傳者經文甚明也

箋云長自誓以不

忘君之志迂矣

傳曰邁寬大貌又曰軸進也每章俱以碩人之德言箋云

邁饑意軸病也皆與傳違

碩人箋云碩大也

此卽毛義

案考槃箋則此篇兩言碩人鄭意

皆以爲形貌大人

說于農郊無傳者

甘棠

傳曰說舍也此當同說舍近郊則

更正衣服不言可知

箋云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此意傳所已括者

箋云

說當作襪既要破字且不如傳意之廣大矣

氓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

卽用鄭將仲子傳語申明毛意

疏強爲分別耳

上文秋以爲期故桑之未落桑之落矣俱因其時所見以起興

耳箋於是時國之賢者云云乃謂實賦其事非毛意矣

毛

竝不言賢者刺此婦人則是此婦自傷失身故曰女與士

耽則傷禮義卽詩序所謂困而自悔也箋云國之賢者刺

此婦人見誘全非毛意

傳以桑落喻婦人遲莫正小序華落色衰之謂箋失傳意

三歲食貧緊承自我徂爾謂往彼之後三歲同耐貧也

易知

故無

疏申箋意云自我往時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

已貧矣經傳皆無此意

傳曰泮坡也

釋文云坡本亦作陂

案陳

澤陂

傳陂障也毛例不破字

以陂障釋泮字卽是涯畔之意箋云言淇與陽皆有厓岸

以自拱持亦申明傳意耳

芄蘭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是以芄蘭之柔潤溫良反興君德之不如也箋云芄蘭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穉之

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非毛意矣 箋云其才能實不

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此亦傳意所包括者箋與傳意相發明 箋

云容刀也遂瑞也此非毛意蓋容刀與觶爲類不與瑞爲

類且以遂爲瑞又須破字不如傳義爲長

傳曰鞞決也案周禮夏官繕人先鄭云挾者所以縱弦也

挾卽決毛與先鄭說同箋云鞞之言沓非傳意

伯兮傳曰伯州伯也蓋以詩言爲王前驅則必是稱其官

箋云伯伯君子字也失毛意矣

願言思伯無傳者易知也鄭二子乘舟傳願每也周南葛覃傳言我也 謂每我

思伯則甘心首疾也箋云願念也一句中言念又言思毛意

不如是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王

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

疏無文

案方言

十三

由式也是由可

訓用

鄉式微傳式用也

箋云由從也大意亦與傳同

用房中之樂必從於房中

可知分別者疏之體耳

揚之水王風鄭風皆有之鄭風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詩每章起二語皆當同

疏云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

行恩澤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蓋反興也若如箋云云則是正興不如傳義之深婉矣

傳曰蒲草也箋云蒲柳非毛意疏云首章言薪則不宜言草非也漢廣言刈其蕞上句卽是翹翹錯薪

葛藟王又無母恩此句是箋誤作傳毛詩校勘記詳辨之云正義標起止箋云王又無母恩是其證

邱中有麻傳意言其在朝時能使堯塙處有麻麥草木箋意言其放逐之後能如此大意亦同但小序云國人思之則必是思其舊時傳義爲長傳曰施施難進之意蓋君子難進而易退望其來而憂其不來也箋云伺閒獨來見

已失毛傳意矣

傳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此小序所謂思賢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似非

傳曰言能遺我美寶疏云謂在朝所施之政教是也箋云庶其敬已而遺已則是今始望其施政教不如傳意深遠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鄭

緇衣傳意以衣敝則王家當改爲自王朝還於其都則王家當授以采祿蓋衣祿皆受於天子常改爲緇衣常授以采祿則是常爲卿士也箋意皆謂民願衣之民願食之不如毛義之廣大矣下二章略同

大叔于田傳曰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案復爲之卽是習箋

亦申傳意耳

清人傳曰左旋謂兵蓋軍尙左

禮記少儀文

故軍中皆左

旋以講習武事小序所謂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也箋云左謂御者右車右中軍爲將則專指高克一車言非毛義亦與序不相應

山有扶蘇傳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高謂山下謂隰

大謂扶胥與松小謂荷華與龍也

段懋堂云毛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

毛

詩校勘記據釋文扶蘇扶胥也無小字又據疏釋毛傳皆

無小字釋鄭箋始有之

又云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又云有一小字乃後人誤添之耳

又云

古疏胥蘇通用呂覽漢書說文

許氏扶作扶

皆謂扶疏爲大木

傳意正同

箋非毛義

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則首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

非毛意

疏亦混
鄭於毛

傳曰松木也蓋橋乃喬之假借猶言山有高木也箋云喻
忽無恩澤於大臣則是破橋爲槁失毛意矣 不見與乃
見無傳者易知也言入其朝不見美而見不美者耳箋兩
章俱言往觀不往觀則不見與見但以人意言竝非實事
全失毛意矣

蔣兮序曰不倡而和也謂君未倡始而臣已自行其意也
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

傳曰君倡臣和也蓋以下二句乃詩人述君之意以責其臣箋云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全非毛意次章亦同

丰俟我乎堂兮無傳者易知也儀禮

士昏禮

主人升堂西

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是也箋云堂堂當爲棖旣破字非傳例又捨昏禮升堂不言而別言門棖甚無謂也

東門之墀傳以近而易與遠而難對言蓋謂東門之墀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以興昏姻得禮則易若茹蘆在阪則有阻礙其登陟難以興昏姻不得禮則難下二句則傳意甚明箋乃云易越而出女欲奔男之辭下二句又云望其

來迎已疏云鄭以爲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茹蘆之草
生於上其爲禁淺與父兄之禁淺易奔男不來迎已耳又
言欲奔之男其室近不來迎已不可得從也極形容女不
待禮廉恥全無非託物起興溫柔敦厚之旨其失毛傳意
更不待言

傳曰踐淺也蓋言家室雖淺自有主守欲取其物則難不
比東門外栗樹無人守護取之甚易皆以興昏姻得禮則
易不得禮則難也箋乃云栗在淺家室之內易竊取其意以喻
女在淺家室亦易竊取又云栗人所嗜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則是
以甘食喻悅色恥心盡矣詩人何苦而代其津津言之固

知毛義深婉矣

子不我卽毛意女恨其不以禮來詩人稱常禮卽所以刺
亂也鄭意其女謂何不速來則極言女之無恥全非傳意
子衿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此古人詩
樂教士可考見者箋乃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是朋友尋
常存問之事於刺學校廢尙遠矣

傳箋意殊鄭云嗣
續也與毛異訓矣

子甯不來疏云毛意責其不一來習業箋當謂不一來見
已耳

傳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與古者教以詩樂意相應箋
但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較之毛義稍

寬汎矣

揚之水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東楚乎以興忠臣
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乎箋乃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
促不流東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意稍淺近不如毛義深

長

次章亦同

出其東門首句毛意是詩人出國門觀婦女見棄者而閔
傷之鄭意是男子棄婦者出國門有見而閔傷第四句毛
意匪我思慮所能存救鄭意匪我思慮所存念毛以縞衣
是男縞巾是女詩人所見知其人本是夫婦願其復還室
家相保鄭意是縞衣縞巾俱言女卽棄妻者見其舊妻欲

其少留大意略同然自己言之其意淺旁人言之其意深
毛義爲長

次章傳曰闔城臺也箋讀闔爲都不免破字至傳箋各句
有異者皆與上章同

野有蔓草毛意以零露盛則草延蔓興君之恩澤流則民
蕃息鄭意則以蔓草零露爲仲春昏期與傳意異毛以昏
期是先年九月至次年正月也次章亦同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齊

著毛意以首章言士次章言卿大夫三章言君自上至下皆不親迎故陳古以刺時鄭意專就士言似未包括不如傳義矣 傳意素青黃卽是充耳之物箋謂所以懸此充耳之物者便隔一層 毛意瓊華瓊瑩瓊英皆言所佩之美石故曰尙之

廣雅釋詁尙加也

鄭意以尙爲飾謂卽充耳之物

意義似淺矣

東方之日傳曰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其義甚明箋乃云日在東方喻君不明意思紆曲矣傳曰履禮也謂以禮來我則就之由於君能以禮化民成俗也

陳其盛以刺衰

箋則曲矣次章倣此

南山傳曰國君尊嚴如南山然先言其居尊自不得無禮此風詩溫柔敦厚之旨雄狐句乃刺其非禮也箋謂雄狐求匹耦於南山則二句俱刺其意淺近矣三句至五句

傳箋無異

末句當刺齊襄公思文姜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

箋

以懷爲來謂文姜何復來次章又云襄公何復從之自生

歧異

傳曰鞠窮也

釋言文

刺魯桓何爲又窮盡文姜之邪心使如齊

乎箋乃云何復盈從命至于齊乎意紆曲矣

盧令傳曰鬢好貌案說文鬢髮好貌謂其人貌旣好而且

髮好也

田獵馳騁其髮易亂而能見好則其能可知

箋云鬢當讀爲權則須破

字非毛意矣

敝笱傳曰眾大魚疏引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

其大盈車

是則鰈爲大魚可知

箋乃云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全非

毛意

傳曰如雲言盛也其從之盛正與魴鰈大魚一例所以難

制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意思紆曲雲之行順風耳云云未免放寬說了 三章其魚唯唯 二章其從如雨三章其從如水 傳箋之所以異大略相同

猗嗟傳曰選齊謂其舞則齊於樂節

射必有樂以爲節

箋謂於倫

等最上非毛意

貫中也謂穿侯而中之

射以穿侯爲能

箋云貫

習也意俱寬緩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魏

園有桃首二語傳意皆以爲興箋乃云魏君不取民食園
桃而已不施德教則是實賦其事旣非傳意且近淺薄矣
傳曰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解子曰何其夫人卽不知我者箋彼
人謂君也曰於也乃申明傳意疏似妄生分別耳

伐檀傳曰萬萬曰億蓋與九章算術同箋云十萬曰億則

以百千萬億十十遞加與傳意小異

傳云熟食曰飧本周禮

秋官掌客

蓋客始至之大禮舉大

禮言正以見君子之不苟也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非毛

傳之意

鄭答張逸以飧禮太多非可素云云亦頗勉強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唐

蟋蟀傳曰外禮樂之外所包者廣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狹矣

山有樞傳曰愉樂也與雅訓同

釋詁文

箋云愉讀曰偷則破字

非毛意矣

揚之水傳曰褰領也卽引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此引禮記郊特牲

毛例不破字次章傳曰繡黼也三字相連成句謂諸侯中

衣領繡作黼文以丹朱爲緣竝非以黼釋繡也箋云繡當

爲綃

儀禮士昏禮禮記郊特牲引詩皆作素衣朱綃

全非毛意案爾雅

釋器

黼領

謂之襍

孫炎曰繡刺黼文以纁領

毛傳與雅訓正同

傳曰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蓋謂爲曲沃隱諱俾

勿招忌也箋云畏昭公謂已動民心案前文云何不樂云

何其憂皆不畏動民心而於此畏之乎非傳意矣

綢繆序箋云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此鄭意耳毛意

則昏期自九月至次年正月而止荀子所謂霜降逆女冰

泮殺止者也

傳曰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是以束薪起興箋云今我束薪於野則是實賦其事非毛意矣

傳曰心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是十月之時在隅則謂十一月十二月在戶則謂正月中也皆昏姻之正期也箋云三星謂心星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俱與毛異夫春夏之時農功正急以此時行昏禮於人事甚未相宜不如毛義之安矣

傳曰良人美室也末章曰三女爲粲皆自其夫言之箋云女以見良人則自其婦言之毛義爲近情矣

傳曰子兮者嗟茲也虛言之箋云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則指其夫婦言之與毛異矣

采苓傳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蓋以采苓喻細小之行以首陽喻小人言語無徵驗也箋云言采苓之人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喻事有似而非大意亦略同而稍紆曲不如傳義之明矣

傳曰苟誠也

論語里仁集解引孔注同此

甚明箋云苟且也且無信受

之且無咎然失傳意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秦

蒹葭傳曰蒼蒼盛也謂秦國之盛如蒹葭之蒼蒼然盛也但必待露爲霜然後歲事可成猶秦國之盛必待禮然後可興其意明而遠箋云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已覺未能該括而疏申箋意尤爲紆曲非毛義矣傳以在水一方喻周禮之不易用故曰逆禮則

莫能以至謂莫能至於興國也又曰順禮求濟道來迎之謂順禮則興國之道自來也箋以爲周禮之賢人不以敬順往求則不能見以敬順求之則易得見皆傳所包涵也

言周禮則必求知禮之人而用之

黃鳥傳曰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喻意甚明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喻臣之事君亦然疏申箋云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語意紆曲不如毛傳之分明

下二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無衣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匹也蓋秦人勇於公戰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

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
乃云此責康公之言言不與民同欲又云怨耦曰仇似非
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 此詩小序而不與民同欲焉句
有可疑與毛傳意違恐是後人所附益也 傳言民樂從
征役則刺用兵之意自可於言外想見疏似調劑傳箋而
爲言非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陳

宛邱傳曰子大夫也蓋子者大夫之通稱下二章擊鼓擊缶皆言大夫擊之也箋云子者斥幽公蓋因小序而言然君之風化先及於大夫刺大夫卽是刺幽公傳意與序似異而同箋蓋失之

東門之枌傳曰駸數案駸者

說文補屬此駸之本義假借
爾部爾屬故其字从爾

爲總召南

羔羊

傳曰總數也是則融總一也

傳曰融數卽以融當總毛

例不破字也

箋云於是以總行正申明傳意疏乃强生分別耳

衡門傳曰可以樂道忘飢語明而意遠箋云可飲以療飢
藥與療同既要破字非毛例且飲水以療飢語晦而意淺
矣

東門之楊傳曰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蓋毛例以先年秋

冬爲昏期之正至次年正月仍可爲昏

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意當同

之箋云失仲春之月蓋鄭意以仲春爲正昏期非毛意也

澤陂箋云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
亦是申明傳意惟又云喻淫風由同姓生則經傳皆無此

意也

下二章亦同

傳曰傷無禮也下二句亦同此意卽小序

刺時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疏云旣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涕泗滂沱然夫淫風旣盛男女何難相從雖窮日夜而忘返未必有非之者何至不得見而涕泗滂沱耶不特非傳意亦非事實矣

下二章亦同

傳曰蘭蘭也與溱洧傳同以蘭有國香之名喻女有國色之名也箋云蘭當作蓮則是破字傳無此例矣